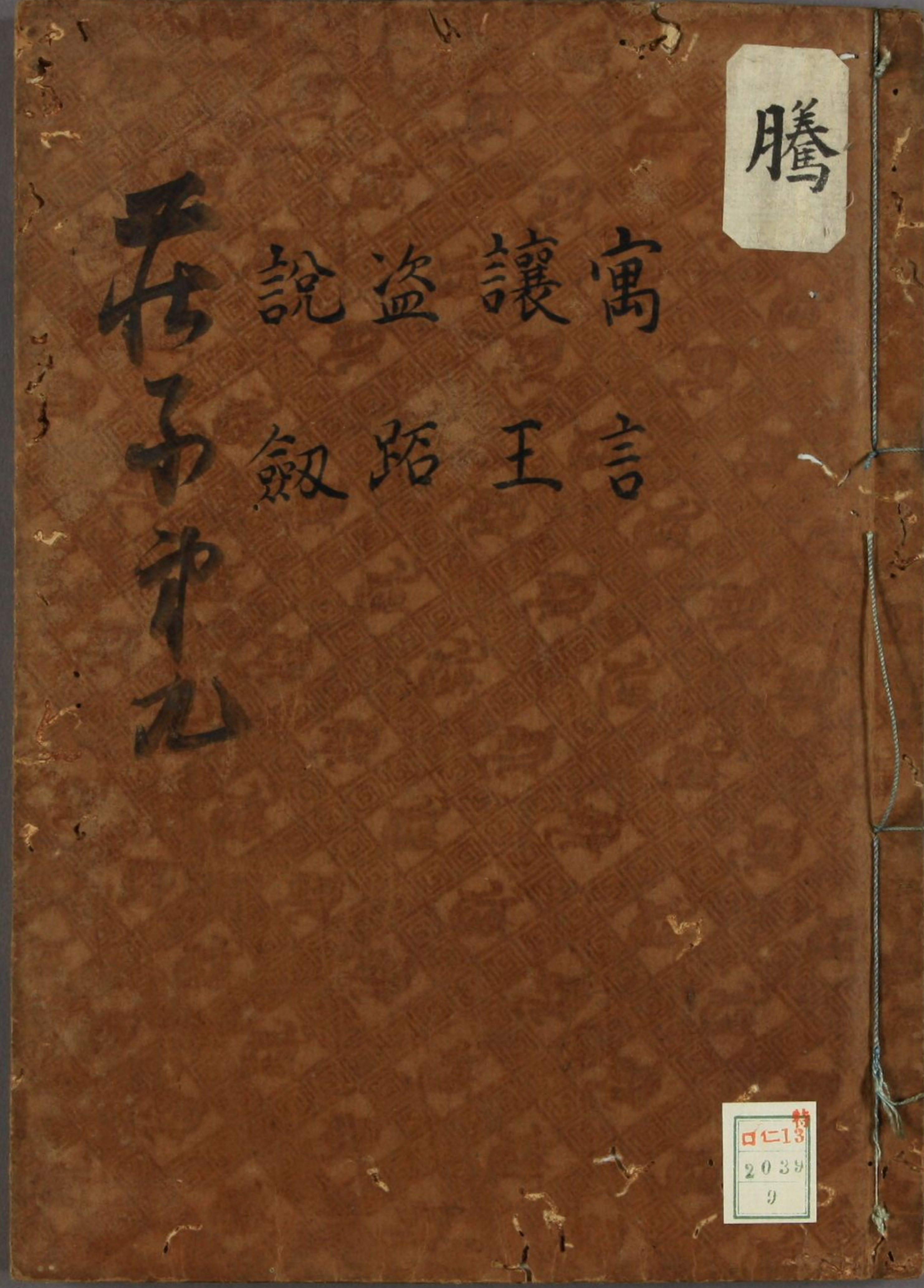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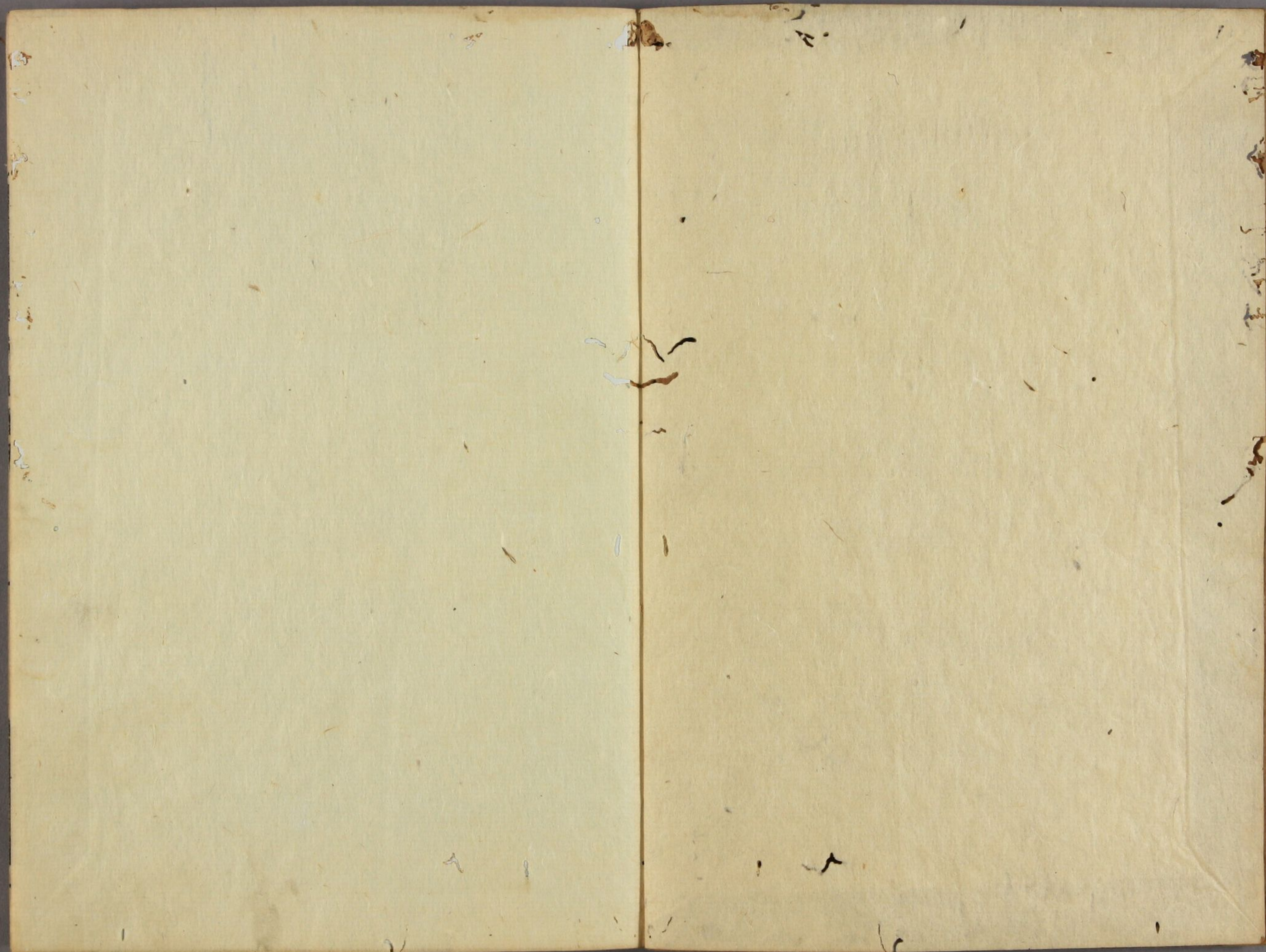


騰

寓讓盜說
言王路劍

仁13
2039
9





莊子肅齋口義卷第九

肅齋林

希逸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已則反同於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鬻缺



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庖酒庖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庖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已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入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爲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已

不與已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爲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頤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年而稱爲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爲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

是不能盡其爲人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物而借重之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

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遊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爲有所容心則不得爲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之中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亦有所由來也言

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后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

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爲草木爲木禽爲禽獸爲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其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

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薑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余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大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

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爲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薑音悟忤逆也薑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爲順而彼爲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爲逆也莊子旣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

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
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虵相過乎
前也。

不洎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
也。謂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乎？無係累之罪乎？
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謂止
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係累也。若無所係累，則
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虻虵然，豈
以此爲悲喜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

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
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
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
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
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
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鬼入者，納
造化於其胸中也。天成者，與天爲一也。不知死
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
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爲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

歲月計也

生生死之說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爲者言以生爲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

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歷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歷數及

人掇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
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其
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芒
芒之初本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
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
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明之
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
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影曰叟々音肖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
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
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
我與之強陽々々者又何以有問乎

叟々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
何爲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自知其所
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蜩已化而甲在
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蜩之生而
以影比蛻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爲比亦近

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
曰屯々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
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待
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也又
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形
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
彼以強陽而動亦從之其爲強陽者本非形之
所知汝又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
火日之說又要弄筆頭憚家所謂重說偈言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
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
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々々行不問是
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々盱々而
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
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
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
也睢々盱々矜持而不自在之兒誰與居者言

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黜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々々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

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爲者言不欲

爲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々々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々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々音捲自勞之兒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爲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即

與前意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岐山之下夫大王宣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以外物爲輕也此譏當時患失之士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

呼曰君乎々々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君乎々々言以我爲國君乎惟無意於爲君者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

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攫拏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況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爲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陋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

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苴布麤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捨下。知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堯之非心。黃室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可以盡無爲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猶曰塵垢粃糠。可以

陶鑄堯舜也。其造語借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个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辨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誤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絢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爲。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此一段文似內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若無乃爲

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已，既非真知已，則譽者可信，毀亦可信矣。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

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本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紉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興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茨者，苫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而故曰褐，以爲塞。弦，拊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紉，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爲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

華皮爲冠也縱履曳其屨也希世而行言其以
所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爲己
而爲人教人非爲道而爲利假仁義以文姦故
曰仁義之慝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
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
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
致道者忘心矣

緼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種

噲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
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屨
之後已破也曳縱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
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
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
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
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
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
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

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誦之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今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己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得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忤。不以人不知爲愧也。誦之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

人也。丘之得者。言真得友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

已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
念不必強爲抑遏也若強爲抑遏則能內傷其
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之順之
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
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
不順之則若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陽此非
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
公子而爲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
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
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
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
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
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
告孔子之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
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
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

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
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及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
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
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
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
共伯得乎丘首

藜羹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轢之也無禁
者不以爲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栢之茂即所謂
歲寒而後知松栢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
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爲法於後世故曰於丘

其幸乎削然音消瀟洒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
彈之也抗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
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
謂共伯未必爲其和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
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
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
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
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
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

淵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爲已自不是汝之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汙我遂投淵而死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穢德也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右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

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之

強力有作爲之意忍垢耐世俗汚辱之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爲仁者也卞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沉一節亦

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外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歧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理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

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且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此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

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爲政治爲治雖有爲而無容心也遽爲政者汲々然脩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灰也不賴者不取以爲資也右山云親年方賴祿之是用此賴字戾行亢也刻意曰爲亢而已矣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爲高節戾行使於富貴稍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爲此

高亢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爲又如此也忌其以智謀取天下孤曰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重於天下說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說劍漁父則又甚焉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

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君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弊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辨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々々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那爲我告之尔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

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々々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瞑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智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

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

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之起則于之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

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究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殖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々々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考，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

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々々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餘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々。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至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
曰跖得無逆汝意者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
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壯也
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称文武言妄称
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技木削木枝之皮以爲
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下季得相親也
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
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
出其知之外也能辨諸物才能可以辨名諸物

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
言其胼胝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豕言其
身之自殺如殺大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
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本
真之性佚今即汲今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
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
得無往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
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
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

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

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䟽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䟽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

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盍不爲行者言，何不修其德行也。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修義爲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干祿之意也。○多信者，顯言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爲苟得，自滿之計，猶爲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即前胥豎篇之論言行之情悖戰。

於胷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爲首
不成者爲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爲義之徒失
其時爲篡失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僞而
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而君臣父子
夫婦也子正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
則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也爲名爲利皆
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
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也曰滿苟得曰無
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爲之類○
棄其所爲者捨其所當爲而不爲謂不能存生

保性也徇其所不爲者謂爲利爲名乃其所不
當爲者也徇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
故曰無爲小人反徇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
言亦不爲君子亦不爲小人則可以徇從汝天
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
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西南
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
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
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
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

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
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爲而改也趨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
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
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
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也必其行者謂信
必爲忠順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
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
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爲自
然之道故設爲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

不如直情之爲愈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
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
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
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
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
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
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
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

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遏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言其非其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時以求已分之益。而爲流俗所化。言其所爲皆

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它人爲非。以已爲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又近也。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爲爲者。爲其所爲。乃人爲也。所以爲者。天理也。知有人爲。不知有天理。雖爲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況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
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
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凶人之德以爲賢良
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
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
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
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
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
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
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

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其
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
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
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
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
與名譽也

此又不言貴只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
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
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俠人因人
秉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

欲富也惡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爲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爲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爲每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自物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已而無所爭也無以爲故不求爲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爲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

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爲而爲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
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乎爲福有餘爲害者
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簫
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
可謂亂矣侈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
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
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
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
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刻請之賊
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

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
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
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
爭此不亦惑乎

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
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甘去美味也
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厄而不死即易所謂
負疾常不死也平爲福有餘爲害物莫不然財
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麁比之讓王漁父又不
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噤塞滿其

口也猿猴之頷曰噤感其意者動其言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爲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佞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閑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驕漲之意也滿者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可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爲誇而不能舍服膺念々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惟々戚々之意滿於胸中故曰

滿心戚慙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也刳請刳取也藏於室內者恐有刳盜故爲樓䟽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䟽窓也樓牆上之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顧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繚意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

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
高四篇之中

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
胙篋以詆譏孔子之佞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
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爲言不
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
因散軼爲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
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
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
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
使人以千金奉莊子々々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
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
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
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
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々々乃與見王。々脱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々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

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之，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校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

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臣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鉞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

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喜劍者喜劍鬪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犒從也蓬頭突鬢

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纓
繞於項下者也曼胡麗魯也短後不檐也語難
者欲闢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
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驚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
戲設劍戲也敦劍者敦斷也以劍相擊也御杖
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鏑刃也鐔劍口也缺
劍把也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
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刑日月陰陽春夏秋
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
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茫然自失者

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
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
四方也牽而上斂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
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匝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
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
居之處也

篇終

長遠寺

